



穆考功逍遙園集選目錄

第十三卷文類三

序一十五首

送大冢宰夢山楊公

詔許榮歸序

壽大司空印川潘公七十序

賀少保石公誕震器序

贈沈太公月湖 勅封文林郎序

賀鳳臺蔣公擢霸州兵備序

刻汪先生詩義序

浦尹劉公 馳封巖慈序

賀邑侯清泠朱公兩登薦書序

贈古泉高子登科序

贈清豐絨吾周令膺薦序

贈清泠朱公調邢臺序

贈邑侯羅陽區公膺獎序

王鶴亭詩引

重刻間雲詩集引

存杏堂詩引

穆考功逍遙園集選卷之十三

門人文濟李民質

魏郡敬甫穆文熙著 門人德巖崔邦亮

關中子興南師仲選 古吳敬中申用懋校

子仲裕穆光胤梓

文類三

序一十五首

送大冢宰夢山楊公 詔許榮歸序

國家三百年來其居吏部家久者惟楊公其為

主上所眷戀而不忍其去者亦惟楊公楊公乞
休疏凡十餘上而不得請今春乃連疏請之語
動 上始許之歸特令乘傳封其四世加 賜
寶鏹歲祿米六十餘石以為常皆異數也屆行
百官祖帳於都門外輿馬絡繹數十里不絕都
人垂髮戴白咸扶杖往觀以為從來希邁至比
之漢二疏以為古今二美於是司空氏某人聞
而否之曰吾觀漢史二疏無它豎建獨以其知
止足之分而乞休成帝念其有青宮輔導之勞

故加賜黃金以厚其去非不勝事可傳然况之
於公則殆未可同日語焉我聞曰唐堯之仁不
能愛無益之子湯武之聖不能愛無益之臣故
得百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千寶劍不如得一
薛燭蓋良馬寶劍易得而伯樂薛燭難逢耳然
則公所居之位固 主上之元臣冢子也所謂
選賢任職則今之伯樂薛燭也故觀於六卿郎
署以及督府監司幕所無不人々稱職而其治
安之効則內之而禮樂明章餉餽充腴御林超

距狴犴肅清鳴鳩滅後憲府振赫々之猷而國
庠多濟々之士外之而粵南薊北之鄉扶桑崦
嵒之國無不稽首內嚮輸獻方物羸驢駝駝銜
尾入塞驛驢馬盡為我畜驛船狐貉采旃文
罽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為國寶則信
乎我明之治卓然千古而得人之功於是為首
稱矣夫以功業而論則天下不可一日無公以
遇合而言則主上安能一旦而舍公於公之
堅於求去見知止之節於主上之眷留無已

見優老之情此之謂上下交重之道也豈不寥
廓然於千古哉然公之所以致此者雖主在用
人而其用人之道則難言之余與公相與久自
謂知公請得悉其概焉夫積於土則為山積於
水則為瀦積於誠則為感天地而動鬼神之道
公既天性真誠而又積之四十餘年則主上
視以為菁蔡而惟吾信而又能意以通之始若
順適其欲與之為無町畦則亦為無町畦而終
能挽回以成不恃公守之遴才無小去惡無大

蹊徑不開金城自守而樓季不能踰實覈之玉
屑滿篋不為寶詩書盈笈不為道鯨文刻露不
為才而一惟觀其力行之何如權通之條例不
必拘淹抑所當伸倆伎因人品格隨量要在圓
融而不使之滯明照之葶應似菜而殊味玉石
相似而異類土龍首尾具而非龍古鏡常拂止
水不搖而物自不能逃於藻鑑量容之大澤無
妖滄海無穢一青不棄小過時容而俾人皆
得以自效恕原之干木大駟景陽大俠章子不

孝才有可用心有可宥必不徇於衆口厚全之
良王忌太薄而束薪不貴濕以刻求人公所不
願而其度常恢々然公既以此數者用人故
主上亦以此數者信公信之特深故眷之特至
辟猶斗杓在天斟酌寒暑歲功告成元化賴之
此其所以特被 恩寵必數十疏而後得 請
者也然及其得請也則又具疏為長別之語若
清心聽講視 朝建儲之說皆切中時事為老
成深長之慮即伊摯君奭之告其君不益於此

矣它日主上思公則必思公之言而舉以見
之行事則公雖去身猶在也國家有萬年之安
而公之功且在萬世矣公豈為一往而不返者
乎回視二疏一時之榮其真不可同日語者耶
公又天性至孝思其親至老而不衰家有桃花
嶺家稱竒勝乃其夙所奉母板輿所也歲時花
開輒嗟唏曰吾何日得乞歸坐卧其間摘桃實
薦壠上奉卮酒酌墓土攀枝彌痛以舒吾遊子
之情乎語既復涕下交頤夫百行惟孝為先終

身而慕乃為大孝公言及此則建功豎業之奉
始也昔人謂讀陳情疏出師表而不痛哭者其
人必不忠不孝吾於聽公之言者亦云茲又
聖天子之所以亟重公與人之所羨頌公者也
公軀幹豐凝器宇天然不為凋飾小謹而遇事
能斷纖細不爽身為開府徧歷疆場夷虜聞風
內向所用騎校皆為大帥媵妾不蓄內行修潔
而嗜學一念老而彌篤以經術德行高於齊魯
太山巖々大海決々孕秀鍾靈其在公乎此自

有 聖天子之眷倚在不佞非敢阿所好也

壽大司空印川潘公七十序

今年夏值大司空潘公七十誕辰而先是公具
疏上請欲得如例引年 上夙鑒公朴忠又健
食特加溫慰不允其請公將圖嗣上而適屬下
某司郎中吳某司主事王某介余鄉人都水
司郎中李某屬余文壽公余惟公藝苑宗工建
鼓洪鍾胡有叩盆拊篪之技已而自念久託公
治理睹河洛者例當誦禹功今於公亦欲竊有

以誦之矣乃為之言曰吾於公之數起家與今
聖天子之勉留公也而知公之壽為未艾也詩
有之曰保茲天子生仲山甫又曰三壽作朋如
岡如陵蓋言英哲之生所關元化社稷攸賴天
心用眷不期壽而自無不壽焉用是以觀公自
束髮登朝立柱下應開府及大司空幾四十餘
禩而司空之任獨久公之為司空也皆身蒞漕
所其 簡書所載南至鴻溝北至大陸東至渤
海西至孟津雒汭經數千里而公乘舟蹈橈跋

涉山川水陸疲勞即八載之乘亦不是過故計其成功則自徐沛而上淮泗而下遙堤高堰蜿蜒千里東束水勢則涉不得以壅漕南障淮流則水不得以潰隄計丈則四萬有奇算費則省約十倍軍需萬里聯帆而下瓊林大庾益然充滿則功業之偉儻所謂不在禹下者非耶且公又嘗為大司寇矣司寇例在守法而亦不可峻於法方言官追論故相江陵既已籍其產逮其用事之人詔大獄矣而言者猶挾上怒攻之

不已詞連及當事者茲不幾於鷹擊毛摯乎公於是振臂上疏詞引救帷奠馬簪履憶舊以聳動上念而指上疏者云以小人而冒君子之名以小臣而制大臣之命二語切中狎邪時論快之而上疏者復為危言以激怒上而公遂以編氓去然公去而名益高未幾而上疏者果以詐敗臺省累疏薦公上乃起之蒼雪之間使居今職夫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聲之專一誰能聽之公能破同為和終悟明主茲其揚厲

頽風復還雅道又與治水之功相表裡焉夫國家惟河渠為重民之司命在爽鳩氏掌之公治河而河治若伏龍引象而不吾逆司刑而刑清上之不干於天和而下之不傷於國體大政兼舉百僚共戴此其生蓋上應星躔下鍾河岳生有自而出有為即二詩之所稱莫加焉由是推數循理則天祚國家必且祚公之年將令匪金而堅匪石而固永々與國運相無窮矣而引年之例惡得以拘公且也今天子重耆舊之

臣即有大耄猶或數々勉留恩禮之殊皆從古所未有者矧資望如公固方今之鼎彛也而秩又有大於治水者吾意主上行且召公矣則公亦惡得以年例自引耶余又嘗讀弇州山人題公留餘堂詩云常將不盡還天地別有無窮待古今因思公命義之深誠見至人食足接氣衣足蓋形適情不求餘要在不虧其性不滑其和而已由此言之則達至道者匪無爵位之貴貴其所以不淫也匪無勛業之貴其所以順

應也神動天隨從容守道而萬物炊累焉斯固履滿持盈之道而長年益業之方也公既已夙諳之矣余又何足以為壽

賀少保石公誕震器序

少保公居長安里六歲凡誕女公子者三而獨不誕男子其一時與少保公交遊者無不重為公憂之而余之憂益甚及昨孟春之月乃誕一子少保馳書報余以為平生之事已足無復它望余於是乃拈瓣香望北闕下拜曰佳哉石郎

仁人之報乃在茲乎夫仁人有後史冊倦言之學士厭聞之無容置喙顧身之所處有顯晦則其仁之所被亦因之故匹夫而行仁則止於州里若自一職而上以至佐明天子撫億兆之衆則其所施愈益無窮而食報愈益無限用是以觀石公則其誕子可述矣蓋公仁心為質而義以行之不為姑息小謹在先朝則給舍也謂人臣莫先於愛君而蒿目憂時嘗以六事上請批逆鱗受榜笞放逐編氓身退名高而海內

三尺之童無不山斗仰之矣迨今上起之隴
畝之中應數職而至今為大司空則首膺 簡
命造萬年之宮責任至大且艱而公之所從事
其間者規天矩地授時順鄉奢不及多儉而不
陋而又時拊鍾畚之役不令盡瘁故令工已告
竣數奉 乘輿其中雲旂拂霓虎戟夾道而嬪
嬙需賁貂璫羽衛相隨睇觀無不歡聲如雷喜
氣如春而 天子加首事之臣特晉公官保蓋
殊恩也丁亥秋河決瓠子口即漢武沉璧馬築

宣房所也民岌岌乎為魚鱉焉公為請於上
特遣重臣督理汳河起隄堰迤邐及數百里故
連歲河水不能復大溢而梁宋鄭衛之郊民用
康食丙戌戊子之間王畿以南歲且五稔不登
民流亡載道或至相食子遺之民將同雲漢所
詠公既自捐俸百金賑邑里盡出粟穀給戚族
而又從吏於當事者陳其事次第發臨德二倉
積粟數萬斛內帑金數千兩以賑濟三輔之赤
子而民乃稍々有生氣矣公之仁心其所可少

概見者若此若其平日所稱至人無恩至人無名至人無私利人濟物而行之以無心為之以不為者則又更僕難悉也故其上下孚契和氣潛通辟猶兔絲茯苓機相為感銅山靈鍾響相為應而于氏之門王氏之槐不足擬矣茲賢胤之所以生乎公又樂引後學見人才子弟輒視為已子誨之不倦故里中士如劉侍御李工部韓司理崔渭南次第皆出公門下而終身有父師之感而余子光胤至不肖乃辱公半子之又

特教之既已身為大老乃設講席於邱第極為論說流汗終日此皆子之不能得於父者而公乃樂為之故余矢心感公恨不能以其子為公子余連歲叨舉二孫公極為歡慶之詞余又恨不能移其孫為公繫子也夫人情有子則喜無子則感以無子臨人之有子則又大感遑能愛人子教之誨之以至終始不倦乎用是以想見公之心蓋寬如大造燠如陽春潤如滄海濶如大澤其生々之氣固已不待其子之誕生而始

知矣或又有恨其懸孤之晚善人不早得為善
之利余解之曰是則有時焉蓋芝菌之為祥也
必積氣而始生騶虞之為瑞也必應時而始出
豫章十年而後發萌芽鯤魚歲久而後化鵬雛
故以后稷之善種而不能使黃茂秋長郭橐駝
之善樹而不能使佳木冬榮者則亦以時之所
值不可違耳今以余計之天祚國家為生輔
弼之臣如公者必且同周臣之方枘召虎黃髮
鮐背壽考無已時焉則枿聊之枝遠而益繁長
木之蔭久而愈盛苗裔茲々石氏之祚殆與
國運無紀極矣其子殆甚早哉

贈沈太公月湖 勅封文林郎序

我朝令甲凡守令三載考績列上第者例得
以 璽書勅命封其父母如子官至盛典也然
守令致此者非屢薦不可故得之者為甚難夫
惟難故榮々故贈言之所起焉而矧如我月湖
太公則又未可以尋常例論者乎我聞太公江
漢間偉人也蚤年為諸生倜儻不群謂雲霄可

以立致乃屢困於主司不能前遂投筆輸粟而
遊國庠業完乃大以其貲興鹽筴之利樓船車
騎上下荆襄僕從數百美服媮食不窺市井坐
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又常誦太史
公之言以為君子富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
其力山深獸往淵深魚生人富而仁義附故積
而能散賑人疾苦如恐不及嘗捐數百金修石
梁於漢津人利賴之商道一有齟齬輒揮酒數
千金而但求得當以報其仇其節俠大類於古

之季布李陽輩故其子沈侯先尹內鄉以公教
稱良吏今復除吾邑則又以公教倍著令名故
侯嘗於杯酒間誦其父之所貽手書大都欲其
持統紀鋤豪右禁賊吏崇廉節數事焉夫統紀
持則權不分豪右鋤則良民安賊吏禁則文無
害廉節崇則操履端而治道可登於上理然於
四者之中又特以廉節為重而嘗予之橐金數
百令置齋署中曰脫有不給其取辦於此勿乾
沒以玷官常也由是沈侯奉公教惟謹食惟簾

糲衣惟短褐勞來不急盡瘁邑務故雖時值大荒流亡轉徙接踵道途黎陽白馬之間至於稱兵而明獨安然如堵者則皆太公之以也用是侯之聲問益起而列績上考則公之致封亦有由也夫以公之長才高誼雄於江漢既成其所以素封之能驅使其子為循良吏蜚聲北闕下而身致郎官之封若公者真所謂天壤間異人而余願為之執鞭所忻慕者矣其視織畝筋力守田農拙業洒削胃脯無巖穴處士之行而長

貧賤好語仁義者良足羞也又視徒知慕富厚幸其子登第受職輒教之鶴擊毛鷲束濕次骨於以剥膏脂而殖貨賄卒之子無令名而其身亦不沾封爵之貴者其人品得失愈萬也余故曰得封如太公則未可以尋常例論也侯又嘗述太公撰大母志文直事核雅有子長韵致居嘗與客對奕號萬人敵兩事余豔慕之乃懇侯於獻歲初迎養太公於宦邸與論子長之業而余家封君春溪翁亦以奕雄河朔間請得與

公為對局之戲余兩人臨場起聳以為大快然
吾翁徼二封為大夫黃金橫帶年已七十餘而
不佞鏃羽已矣翁即始封邑令而年方逾一甲
子侯又聲譽日茂長轡駸必且致公於公孤
之貴挈短較長則吾翁不得以今日驕而公亦
不得以它日驕預為兩翁酒杯之談以獻公千
里一嘯云

賀鳳臺蔣公擢霸州兵備序

國家畫野分州邦畿千里宸南為魏宸北為薊
均之擁護神京稱股肱郡然事有煩簡則責
有難易而治民治兵其道又未可以一律論也
我鳳臺蔣公守魏郡垂三年所合以前任資深
名高循良之績簡在帝心特擢為霸州兵備
或者謂蔣公以文法飾吏治蓋古儒吏者流也
則縣衡以品士為國家任求賢之責者乃其
素所蓄積霸州在順天為薊其地帶雲中上谷
盧龍東接遼海北連三衛督府在焉有事則身
臂相使以偏師為犄角之勢無事則調度軍食

教習行陣養未戰之威事竣則論序功次以受
上賞茲其為事甚劇為任甚大而監司皆身之
故當此者謂之邊才以蔣公而居此恐非其任
或亦非其所上願矣余曰不然天下有一隅之
材有通方之幹故橘柚之不能渡江淮者物之
限於土也狐貉之不可適荆楚者物之限於用
也大匏之不可挹酒漿者物之限於大也蜂房
之不能容鵠卵者物之限於小也而材之一隅
者似之若夫趙文子溫克有度而衷甲之變乃
能譚咲當之鄭僑潤色詞命南北邊晉楚之疆
而終身不受其兵安石脫矣局而淮淝奏捷元
凱註左傳而伐吳著績此皆長材之不拘於器
而記所謂通方君子矣以余觀於蔣公之才既
不謝於古人而其治民之術可通於治兵者又
有數事焉夫兵之道嚴明機智斷與仁而已蓋
惟嚴則賞罰行而士畏之惟明則遣責當而士
服之惟機則倉卒應務合變有方而我常得以
制人惟智則觀變於遠息禍於微而敵不得窺

我惟斷則誅戮不爽雌黃莫動而利害不得以
恐喝惟仁則三軍常如挾纊可生可殺而不可
叛此六者兵之大較也今以蔣公之治理合之
公素沉毅不浮御參佐臨屬吏不妄出一語凡
下邑利病手悉能劈畫之而虜置咸得其宜賊
吏犯科輒抵之罪不為姑息之愛總之則皆以
理道相成無操切束濕之行求以仁及赤子而
已其家大可紀者時連歲大饑趙魏之郊民流
徙過半黎陽白馬之間至於稱兵 主上軫念

元々屢發倉賑貸煮粥啖之公奉行祇慎指授
方畧人人皆得其當故兩歲之間居者免於餓
殍行者返其邑里今各稍稍復業不聞有夜犬
之驚凡此皆公之才足濟變治民而有奇効褒
然列在薦書而紀之 御屏者也夫劍之在匣
也佩之雍々乃為君子之容拔而試之則剗犀
象斷蛟鯨斬將搴旂皆惟其用而為天下之利
器龍之在淵也蛇蜒伏首祥雲護之一際風雲
則振鬣昂霄鼓雷電破枯株作四海之霖雨而

稱天下之神物然則士君子之行藏卷舒遇變
能通文事武備一以貫之者殆二物之謂與吾
於蔣公亦云故於其行而以是贈之過此而開
府雄鎮亦即持此為左券也

刻汪先生時義序

今時之論文者多雄長江南而江南又雄長吳
會故士生其間者若南海之多瓊樹枝者矣茲
廣文汪先生者吳之新安人也己卯以經義魁
南畿及癸未對公車主司者復將取之以大魁

天下而偶致遺落其試文之傳於海內者爭膾
炙也今先生薄遊為曹黌博士乃愈益刻意為
文集而成帙書賈陳子携而梓之因持先生書
乞序於余、覽其文曰先生之文其殆有悟於
莊生斲輪之義乎夫斲輪者徐則甘而不固疾
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
斯為善斲輪者焉吾謂士之為文也亦然蓋文
以心生詞以遣意苟徒飾章繪句務華絕根而
於心實無所得是固而不入者也吾何取焉若

乃去鉛華會意自以神遇而不以目遇則得心
應手之妙斯歸焉而吾之所取在是矣今觀先
生之文華而不靡朴而不陋竒特而不弔詭蓋
皆美出於鹹酸之外而文生於風水之間者也
倘所謂得心應手者非耶夫輪成而陪貳輦轂
馳驅八駿周遊天下而無所不利者斯輪之妙
用也先生之文如之則主司行且持元魁以畀
之若挈馬兔而走之恐後矣非文之妙用也哉
不佞糠粃之導但預為先生左契耳豈曰郭象
之註莊子者乎又先生所致余書有云公文苑
宗工士林傾仰故得其言者若附鴻翮之致千
里余曰不然昔皇甫謐序三都而左思之名遂
起謝東山一挫黃公酒壚文乃湮滅不傳則古
故有文以人重者而余非其人矣余弱子光胤
屢北於燕趙之士而乃浮慕於江南竹箭之村
於先生之文能章道之代從旁索序余因口
授而命筆述之渠復自作松雪體於首簡其響
慕之意如此

賀蒲尹劉公 馳封巖慈序

吾邑去蒲邑僅一舍凡邑大夫之惠政皆與被之其吉祥可願之事亦皆與有榮焉與它寥々不相聞問者等相懸也汝南劉公以早年甲第筮仕曲周著有芳譽再起蒲陽迨及三載例得考績於天官氏而封其巖慈如已職至榮幸矣然劉公為其伯嗣例止封及其伯而不得及其生父母於是劉公乃捧檄而泣曰丈夫業為人後義不得顧其生父母然為之徼 恩命首及

之亦既報之而徒令生親為布衣其如烏烏之情何吾聞自嘉靖以來徃々亦有馳其本身及其妻之封以予生父母者然皆京職華要者得之而外之末寮無與焉夫內與外均王臣也華秩之與末寮均子情也奈何以例限人令鬱而不達如此乎茲必非 聖天子意也於是乃振臂為疏々數百言皆懇切令讀者酸楚其寮佐從扇勸之曰公來歲瓜期當就徵晉秩清華因而為所欲為則高屋瓴水其勢既便比例陳情

又有所據不尤易。耶幸少俟之何如公復泣
曰吾親年已耄矣日薄崦嵫餘輝幾何若請而
得遂則須臾幸沾。恩命不遂則吾念已伸罪
且甘之矣解連環鑿混沌不佞請一嘗試也乃
竟上之疏上而。今上俞允如劉君請併馳封
其巖慈。命下之日公稽首颺言曰臣即死無
以報。聖天子殊恩也於是寮佐張丞等大為
公喜乃屬余為文贈公余聞之亦喜曰是舉也
有三善焉方今。主上仁聖孝事。兩宮徽孺

並隆赫然天下共仰之以為盛美夫大呂不叩
其音不散大鼎不揚其聲不遠自公以破格請
而。上乃破格與之則天下皆知。聖天子以
孝治天下也是之謂廓。聖主之仁人臣顯親
之意雖同而見則不一故或阻於無例而不敢
陳或欲待其便而徐為之圖此辟猶不種而望
歲不行而計所遺卒之無益於得而委頓於行
乃茲請為例則凡同為人嗣者咸得依例上達
而人。無不盡之情矣是之謂廣人子之孝人

臣進言於君必有積誠之素而後足以感動必有過人之才賢而後足以取重公捧檄泣血志期光顯齋居具疏務動明主兼之兩地治績光騰薦剡御屏紀載目為首徵夫靈鍾具響則銅山應之木椎含痛則玉磬發之語誠感也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雖有賢君不愛無益之臣語重才賢也而公之得封以之矣則凡為人子而欲光顯其親者孰不於公則效之乎是之謂作臣下之忠夫方公之具疏以請人固謂

其落、難合也乃竟如其請而其善又種、若此余攤簡為文殊不勝其大快云公沉毅有斷平居恂、若處女而臨事果決雖賁育不能過今於此疏徵之若夫公之治蒲善政則更僕難悉而救荒治水二政尤為殊絕夫是以旱魃不為虐而洪水不為災在蒲人有口碑也余未嘗識公而心知公、亦雅重余每過為推引精神意氣至相符契又公察張見甫者乃吾友助甫愛弟也家學懿文彌高陽居士每過我輒誦公

美余於是亦願采其語

賀邑侯清泠朱公兩登薦書序

先是朱公以蒞任未久即連膺二獎客有過我而言賀者余曰大鵬之飛圖南此特其揄榆枋耳惡足以言有無然亦既文之以為公先聲矣乃茲浹歲而撫臺張公益臺楊公各列侯於薦剡詞多嘉美自才節器識之外特以救荒為重余讀而喜之曰二公之薦侯與侯之受薦其殆均識其大者乎蓋國家張官置吏凡以為救養

元計也然牧養在無事之時則易在荒歲則難而在積荒之歲尤難不腆明邑處畿輔之南界兩河之間至為重地而年來苦旱災昨歲苦河決赤地之後繼以洪流故貧者流離饑餓富者困倉匱竭而日復一日勢不可返故有父子委棄道途夫妻相啖而食千家之村不聞雞犬而積骸橫道白骨相撐如丘如麻行者皆掩目而過之近復益以癘疫人無不病家或盡絕麥田被野零落風雨錢鏹之聲邈然絕響矣豈不

悲乎故公自蒞任以來日夜勞悴百慮俱悉始而倡義於邑里令富民出粟相給養民用從教得金千餘兩而不佞父春溪封君亦感公之化稍以二千金佐之已又貽書於大司空石公轉致大司農發內帑金數千兩計口分予老弱均沾而公又括倉糧捐積贖增竈煮粥以給窮民之無賴者然後民之餒者充仆者起病者蘇出之溝壑返之中澤循至麥秋漸復邑里之舊矣夫春秋以五稔不收占國運之衰而周禮載救

荒十二策古今謂其無善政今三輔之饑近於五稔而侯之拯拯獨稱首善則其以此著名而為兩臺之所亟薦者顧不宜哉我思古循良之吏所值之時必有所甚難而後能以其所難者起名譽如鄴郡河決而西門豹以治河顯渤海多盜而龔遂以捕盜顯扶風有探丸之風而張敞以息探丸顯南陽多豪右之族而董宣以制豪右顯蓋事先其所難則易者必次第舉之能以其難者著名則何名之不可著哉此古今循

史之大較也。然古之循吏每徵而為宰相，今之循吏則徵而為諫官、宰相、諫官。其於近天子等耳，而消息其間以動御屏之紀者，在薦書也。故余於侯之膺薦而預有深望云。余既已為侯文而給舍常公以督理河工事復首薦侯夫大河之水決自蒲邑下流之勢直薄吾邑城下十萬之衆幾成魚鱉矣。侯乃築隄自大石口至杜勝集延袤百餘里，又築護城隄十餘里，率垂死之民而給之以食，拊循慰諭，不督而勸，用是隄工告完，民亦獲免於轉徙。功績之美，即史冊所載曷加焉。廼知給舍之疏尤為知侯也。夫余是以併及之。

贈古泉高子登科序

高子方總角時，以其所為博士文介紹南浦鄭君，投謁余，閱之知其翩翩然才士也。乃未幾而遊庠，又未幾而連冠青衿之士。當是時，人咸榮高子必且登危第，而高子乃竟不偶。及今歲戊子，高子忽病疫，不汗者久之，浸尋二三月間。

僅存一息時炳文者已過乃強起而以遺珠求售於澠河瀛莫之間得與名入棘闈當是時人咸策高子必且不第而高子乃哀然列於鄉書矣余一見而知高子才而人兩策於高子者皆無當此其故何也昔人有乘千里馬者初總轡就道馬咆嘶逸奔步驟多不循於軌道人多以為泛駕而棄之後稍減其芻粟而益之以重負閑之以月題於以抑損其精力則馬與人相習而過都歷塊一日而千里夫千里馬一也始而

人以泛駕棄之者其神太王也繼而一日千里者損其所有餘也茲高子之所以昔不第而今第也余蓋於其所著淺言錄知之矣夫淺言錄者錄高子所為文也余嘗一閱之則構思宏衍亦既深矣而高子猶自以為淺之乎其言則將益求之於深也夫文之所貴者中而已不及非文過之亦非文則淺與深皆文病也今高子即不幸而病於體乃幸而天益其疾俾精神不至過用而得不病於文夫體不病而文病故高子

嘗不偶體病而文不病故高子乃登第故余於御馬之法而有悟於為文之意矣然則士之為文者當如何其無高子之文者不必其病也其有高子之文者亦不必如高子之病也惟能知其用力之過而自卑減之以就於中斯得之矣又高子每述其病中所見以語人謂抵郡城至琳宮見人冕服若郡太守狀下階走逆賜之几筵已授之尺籍命董繕之皆生人數盡勾攝還元者也事已高子識之以驗人如券人咸謂高

子語癩余獨聞而信之曰是在趙世家矣昔趙孟病夢之帝所帝賜之二翟犬命射二熊為奏釣天之樂七日而霑命董安于紀之後皆有應古今以為異而趙氏之後益昌由此言之則高子亦異人而它日事功蓋未可量矣今且與計偕赴大對其尚持余御馬之說以無變前步哉

贈清豐緘吾周令膺薦序

昔吳季子聘於鄭晤公孫僑如舊相識其縞紵

相貽之誼論說執政之語至今宛然可想也余
漆園野父誠不足以當公孫氏而頃歲與公邂逅
則庶幾有延陵季子之風焉蓋公吳人生季
子之鄉英資秀幹溫文雅飭先歲偶以干役過
明特勤顧訪登臺把敘臨池坐詠花間命酒竹
下行觴從容言論移晷不去已又以崑石贈余
則米元章之所亟賞者也余以鐵如意答之則
大將軍之所持以酣歌者也神情契好若兔絲
茯苓慈石金鐵默有以引之而古稱傾蓋不益

於此矣比今歲又晤公情好愈益篤至而公所
為豐治績隆洽上下自督府以至兩臺各列薦
剡以達 當宁大都謂公吏畏民懷慈母神君
隋珠和璧瑩然煥然詞極佳美哀然諸邑長右
矣而孝廉朱張二君介余門人陳子齋其詞謁
余為贈言余閱之喜曰當路之言善矣然而未
悉也余不佞自謂頗知公請得而申之夫凡吏
之道貴在應倉卒之務弭異常之變而已故論
南陽之治者則曰權貴斂手論中牟之政者則

曰蝗不為災蓋盤錯始別利器髓髀必藉斧斤
尋常之任中人可勝千金之重惟賁育乃能舉
之此觀人之大較也余魏人能惡魏事方昨歲
潞藩之國龍艘千里自燕都順流而下官僚儀
從蓋數萬人所過餽糧供應廬舍壇殿靡費無
算加之閹人憑藩之勢恣喝乾沒如餓豺廝
然比至魏威焰愈熾諸司咸用廩皆推公為
供應之長逆之河上時有一大璫值公面笞之
公亦反笞璫故以龍袍服委撒欲中公以不

敬公即挈其腕與並奏之璫見公強項乃反屈
用是人咸知王大賢羣璫假威傳聲遠近不
苦逢迎之難矣當是時撫巡監司二千石及州
邑守令以為非公莫可辦此者而公之聲名籍
甚自天災流行數稔不登漳河南北人至相食
而濮陽南華之間萑苻多流入於豐內公勞來
賑濟曲盡其道招撫流亡返還邑里既又嚴保
甲明約束譏察周詳擿析不懈故境內無饑民
林莽無吠犬以恬以嬉而民歌太平矣夫士平

居著冠袍立民上孰不以龔黃自許及權貴臨
不能折紛結至不能解禍灾生不能弭寇盜發
不能息徒持手版走風塵稱牛馬走此之為吏
即百千無益也國家亦安所用之乃茲如公所
辦數事此無論近而一邑足稱循良之望即由
是而卜其它日之立朝則風采猷為將必有大
過人者矣乃當踞者顧略之而不及豈亦舉之
而不能盡舉者乎余故於贈言而特及之蓋有
見於贈者增也增其所未備也數事薦詞未及

余為增之茲所以為知公乎公又嘗投余以二
詩其領聰云坐消蘭雪香畝佩人對冰壺暑欲
穉山堂窈窕疑金谷地主逍遙是漆園余亦和
答如數併載明詩中又譚滇中有花樹高十餘
丈樓以承之春日花開爛熳如半天之霞比落
而紅英數尺如綺羅之委積然余為豔慕之又
譚客有工字畫者假楊鉄崖以行後與鉄崖遇
於一所出所為梨花白燕詩甚相傾動詰以假
之故客答以世方重子故假項燕扶藪也竟

道遙園集選 卷之十三 三十一
不言其名而去此兩事余為作小誤記之夫於
詩見才情之高於二事見論說之奇世寧有寸
情論說如公而不足以策功名者乎故併述之
以贈公謂賞音如子期好奇如子長則余不敢
也

贈清泠朱公調邢臺序

夫馬必有厯險越都之足而後孫陽收之以為
羊腸孟門之需舟必有衝濤禦波之材而後舟
師取之以為龍門吕梁之用蓋其質之所具不

同故人之用之亦異所用愈大則材用愈彰大
受之名固所由起耳若吾侯清泠公者則殆其
人乎公蒞吾邑已二載乃其初至也歲值大侵
斗米直數百錢物產盡絕人至相食流亡癘疫
橫路道途公乃發倉賑貸煮粥施藥勞瘁心力
而後病者起餒者充流亡者返咸稽首而言曰
侯實生我已又有築隄之後侯乃相土方仍溝
洫規工慮財民皆踊躍畚杵不待扶而自奮未
踰月而隄完省可不貲已又飭樓櫓繕器具以

峻內防驅游惰肅行徼以杜外釁而人皆高枕
已又平賦均役禁吞併剔歲奸撫安善良威行
強梗一皆以無心處之而人無所怨已又置學
田周貧士以其餘日引學官弟子講授經術手
校其藝文以鼓舞之其以明經與計偕登進士
第者愈益蒸々然夫昔人稱吏治謂視民如子
以國為家所居民富所去民思茲數者侯皆有
之其它善政猶未易以更僕悉也侯用是能起
名譽觀風者采之累騰薦剡於以上達宸聰

而選擇任使乃有邢臺之移蓋國家都燕天
下輻輳而並進於燕皆由中山鉅鹿邯鄲之道
而邢則鉅鹿之墟其地冠蓋相望車擊轂人摩
肩汗馬淋漓率徒絡繹郵吏奔走逢迎日不暇
給然皆總其事於邑令故令必聰明才辨筋力
強健能理煩治劇者而後足以勝之不則委頓
轅下將有不勝任之患蓋盤錯利器工用之相
須固如此耳知此而又何疑於我公邢臺之移
乎故厯觀往牒趙衰不守原則無以為春秋之

良大夫龔遂不之渤海則不足以稱漢代之循
良吏張敞不之京兆延壽不之馮翊文翁不之
巴蜀則其所建亦庸庸耳惡足以耀史冊哉此
尹何為邑子產以製錦惜之蓋以其小者無當
也而即以知其大武侯謂士元非百里才故終
成王伯之業蓋以其優於小者而信其優於大
者耳故曰為棟有餘則移之棟漂有不龜手之
藥者鬻之於軍則可以獲重利人有五石瓠而
浮之於江則可以載大衆知乎此則我侯宅日
之建鴻功樹偉績者在此行矣願不大可賀哉
但我明災沴之餘罷病未起撫養成全方賴慈
母而乃一旦為邢臺所得則邢臺何幸而吾明
何不幸也今明之父老業已相率裹糧赴訴於
都下乞留公則我 聖天子軫念民瘼或庶幾
得如河內之例也余不佞竊日有望之矣

贈邑侯羅陽區公膺獎序

古稱良吏之盛者莫過於漢而漢之良吏則惟
馮翊扶風之間為最盛聿考其時則加賜黃金

予之壘書高其車蓋穀容之美流於史冊千載而下人豔慕之茲豈非以其地近都邑則主爵必慎高屋瓴水則穀稱易達故任職必盡其材而援九殺吏之風不行功名之顯至於紀御屏而達宸念有由然與大名之在王畿比於漢則馮翊扶風郡也而我明處在郡之最南界其地近黃河為梁唐百戰之區左南華漢陽寃句有城濮馬陵之故蹟在焉而右則黎陽白馬迤邐而入太行萑苻之藪其來有自加以以連歲天

災民不聊生撤市風行求延須臾越境行劫颶來颶去捕捉無定此時而為吾邑之吏者則有甚難者焉故當事者特念畿輔重地屢易長吏而銓南越歐公以綰邑綬誠謂其年齡英妙世業清白伯仲雄文焉耳夫英妙則精有餘材長則試不缺清白則守不墨文雄則志意遠以茲而試之吾邑誠若施巨斧於盤錯步驂騶於險道必無事矣公蒞任之初乃聚其衆而謂之曰比歲天災流行民乃荐饑饑寒流離盜賊從生

此自理然故知盜之所從生則知所以備盜矣
於是乃躬節省乃發賑濟乃停獄訟乃罷興作
乃緩誅求乃絕燕飲乃黜賊吏乃勤撫綏數者
既盡於是又制為捕盜之術甚嚴募丁壯精器
具持兵有禁夜行有禁保甲之法勢若部伍藏
匿之罪比屋連坐於是行之朞月而盜息民安
邑里大治比於史冊所稱足相媲美故直指廉
其才擬列上薦而以拘於時日姑獎示勸卓絕
之譽蓋已為之兆矣於是邑孝廉某等函書都

下丐言於余余聞之喜曰是故不佞者之所願
言也已蓋麥秀之咏咏張公也講德之誦誦太
守也二事皆身享其惠故情激於中而不覺其
詞之宣諸口自昔已然余故感今思昔掇拾公
之緒餘聯綴成章不益一語於以鋪揚盛美而
附諸咏歌庶幾令觀風者采之謂余之言真事
核可為它日薦書之左券云或者乃有謂其除
盜未盡者余為解之曰弭盜之方有似攻疾夫
以積久之疾而求一劑之效非不小快然其勢

必至於索元氣而痼沉疴故麥鞠山芎所以除濕而濕未可盡二童子處膏肓之間雖秦醫亦且無如之何今年荒盜起無地不然吾邑多盜不止今日其盜之在吾邑者隨起隨捕之固即醫家除濕之意也盜之亡入它境者伺便捕緝之是即姑置二童子於度外者也若必欲一時而求甘心則是昔人欲信服偏枯之劑以愈殊疾生理決於一試其於醫道蓋不勝其舛矣於是聞者為之洒然曰公之於治理殆國醫也渤海朝歌之譽且歸之矣而豈特雄長於河朔間而已耶是為序

王宦亭詩引

濼為陳思王故地有讀書臺在焉故其流風所遺人多能詩而孝廉王子亦其聞風而興者也其所感興和荅積久成帙春容典麗雅有唐風又自念以為士處一隅而不聞海內之譚直蹄岑之見耳乃携其帙過東明謁穆子於逍遙園抵掌而譚者累日穆子曰詩之義深矣哉譚何

容易昔人謂詩者風也如條風之附物而物莫得而知之者也總之則驅使江山品題花鳥布寫人情發抒已意四者而已然四者之中有風雨陰暗時序早晚悲喜雜合踴躍激烈萬態不同詩意隨之乃不著相故喻之者謂如羚羊挂角不可得而尋其跡也如水中鹽味不可得而見其滓也精此者之謂神妙故能披拂萬物而不窮斯決々乎稱大風矣若徒能雕鏤成語景自為景則落景相物自為物則落物相人已不相屬則落入已相用於此亦可移於彼舉其一不能舉其二刻舟識劍嚼蠟尋味守寸管之見而欲窺無際之青昊豈不悲哉於是王子拜嘉余言而書之帙首余曰王子果能有味乎余言則所謂達摩東來衣鉢有在矣其可與言詩也哉

重刻間雲詩集引

向余謬集七言明詩檢括數百家自謂無遺乃茲得間雲王先生集讀之不覺慙然自失曰求

馬而失馱馱求材而失杞梓即有所得無當也
其為王良匠石之所嗤多矣雖然余始而不見
茲集今乃得序之則玄晏左思桓譚子雲機固
相感遇自有時而早暮益不足言矣先生之集
凡二帙詩數百篇諸體咸備余閱之其賦似王
廬其五言似陳拾遺其七言似儲光羲其諸古
體似韋蘇州劉隨州總之皆思深氣厚調高詞
逸可諧金石居然稱詞場大雅也所以然蓋先
生古雍州人也雍州為天下之首其地雄於河

山土厚水深人生其間率負氣沉重不泄而其
情長於吟詠故詩稱車鄰四鐵蕪葭小戎為諸
風之冠而杜工部之雍州雜記若西嶽終南昆
吾御宿昆明池水諸詩又皆雄視乎百代茲雖
其才其識使然而地之所在則亦有不可誣者
故曰登高而呼其聲如響蓋其勢然矣先生之
詩毋亦有所本乎或者乃曰先生幼負奇童之
名入皆目為遠器然而登不過一鄉書官不過
一華封古謂詩能窮人者信然乎余曰世人謂

窮達者自一時言耳若先生有茲集在焉則讀其集者想見其人吞吐河嶽卷舒天地視一切塵埃之事皆若鷗鳥之嚇鷓鴣者而不滿其一笑矣善乎叔孫氏以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夫立言而至不朽先生其窮乎哉矧又以監司公為子早年亦以竒童名青瑣著望驄馬澄清蓋將先從事於功德而後徐圖為立言尤為善承先生之志者也先生之榮名益未艾矣我聞先生文學鏃々無能不新貞素憲愆深識清濁而物不能移故人目之為半天未霞雲中白雀其賞譽于士林者若此今幸綴言於先生之集蓋儼然式瞻儀形親承音旨矣豈不稱神交哉先生集舊無善本故吾邑尹沈君乞序於余擬重梓之乃序未成而遷之留都上元今千里來索求完其後夫觀沈君用意之勤若此則茲集之美愛又可知矣

存杏堂詩引

存杏堂者何乃宜城姚太公汝弼存其母手植

之杏於堂者也詩之者何太公既自以為存杏
堂詩而復邀客以賡倡之總之志思者也引之
者何太公有子曰佳谷為怕山二守益廣父志
集詩成帙而乞余以引其端者也余閱之嘆曰
美哉姚公父子之孝足以風矣蓋人子孝親本
出天性而發動之機則每緣所感故雨露沾濡
霜雪既降孝子履之必有淒愴不忍之意而祀
事緣以修舉况茲集語意酸楚綴以賡唱攄寫
哀衷更出言外令人把讀未竟而不覺涕淫々

下矣詩有之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又曰孝子
不匱永錫爾類今太公咏遺杏以志母思佳谷
梓其詩以廣父志則於父可以觀孝思於子可
以觀不匱而感發人心裨益風教其為則法錫
類均之非淺鮮矣比於詩之所載何殊乎抑余
不肖之情則有不幸而大戾乎此者焉蓋不肖
負郭園有杏一株高三丈餘上與樓齊每實時
纍々如霞余母往坐樓上督僕撲擊之盈筐篚
載歸以啖兒女遺隣人甚足至某歲復來則天

風雷雨暴至而母以絺衣中寒遂以不起不肖
哭欲絕故至今每過樹下輒掩泣不能視蓋傷
之矣今姚君則存其杏又詩之獨何與昔人謂
父食芟子不宜復以芟薦曾子嗜羊棗曾皙遂
不忍嗜羊棗夫食芟致疾羊棗獨嗜二子之親
蓋值物理人情之變而不薦不食乃所以通其
變而成其孝不肖之杏則殆似之若姚氏之杏
則手澤不改母固以此遺後見物憶母子則以
此明孝所謂惟桑與梓恭敬不忘勿剪勿伐寄
思德化者耳物雖同而所感於物者不同故於
茲集之序益有悲惋不能為情之甚者矣余素
不習於二守公而伏在隣壤廁聞其賢茲集乃
其本始其為丐余言者則崔蘇二學博介邢臺
朱君者也

穆考功逍遙園集選卷之十三終

逍遙園集選

卷之十三

三

三

百

